



弃用的人

Abandoned



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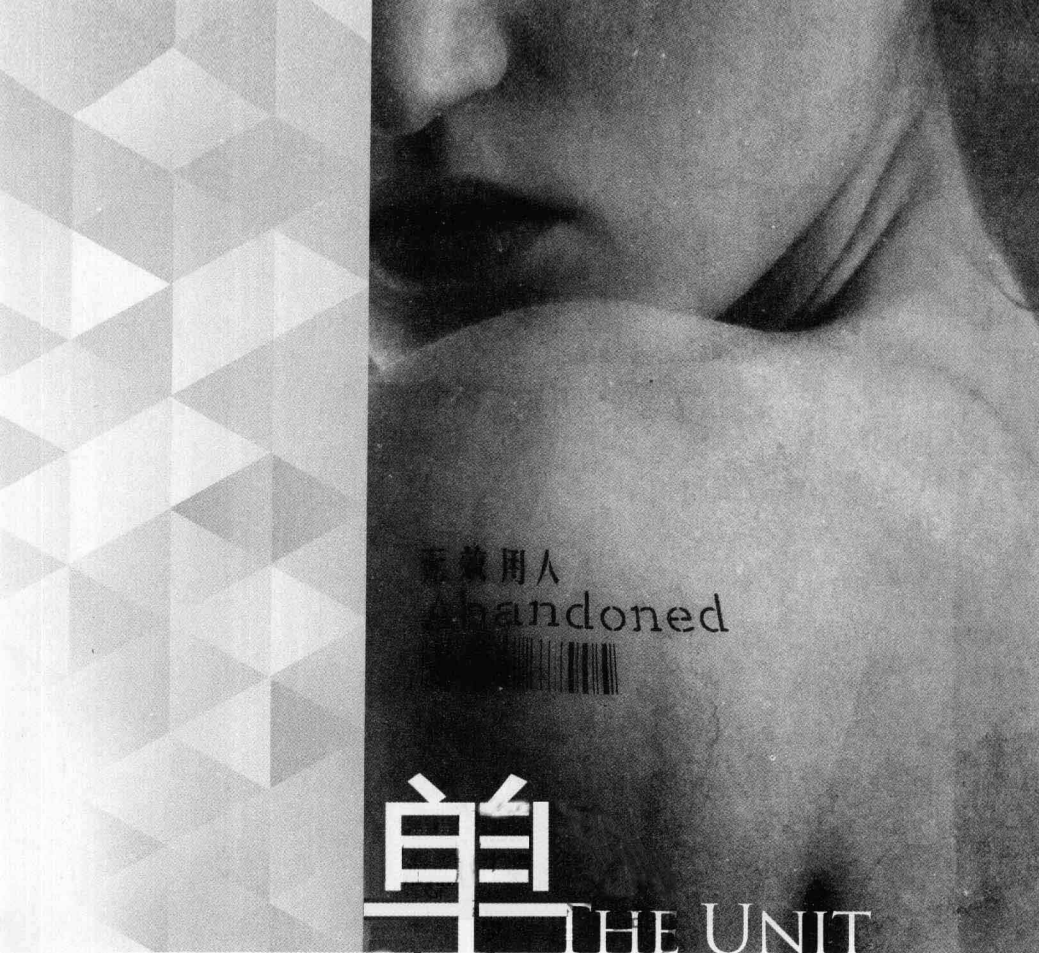
THE UNIT

一场被爱救赎的生命觉醒

〔瑞典〕妮妮·霍克维斯 著
穆桑 译

《华尔街日报》年度最佳小说
瑞典国家艺术委员会向全世界读者推荐

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遗弃人
Abandoned

单 THE UNIT

一场被爱救赎的生命觉醒

〔瑞典〕妮妮·霍克维斯 著
穆桑 译

 湖南人民出版社

Ninni Holmqvist
ENHET(THE UNIT)
Copyright©2006 by Ninni Holmqvist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Norstedts Agency.
Copyright©2011 by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: 18-2013-6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单位 / (瑞典) 霍克维斯著; 穆桑译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5438-9188-3

I . ①单… II . ①霍… ②穆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 . ① I53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31769 号

单位

[瑞典] 妮妮·霍克维斯 著 穆桑 译

出 版 人	谢清风
出 品 人	陈 垦
责任编辑	夏新军
装帧设计	奇文云海
出版发行	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(410005)
网 址	www.hnppp.com
出 品 方	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3 室 (200020)
经 销	湖南省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7.5
书 号	ISBN 978-7-5438-9188-3
定 价	32.00 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10-80270006

目 录

第 一 部分 001/

第 二 部分 051/

第 三 部分 187/

第 四 部分 225/

第一部分

我没想到住处竟然这么舒适。带卫生间，我一个人住，也可以说是一套公寓，因为它由两间屋子组成：卧室、带厨卫的起居室。室内宽敞而明亮，家具很时尚，装潢的色调柔和宜人。不错，摄像头监控着每一个细微的角落，而且我很快就发现，那些角落里还埋伏着传声器。不过，摄像头可没有隐藏。天花板的几个角上各有一个——虽然小却完全看得见；从天花板向下望不见的角落和门厅里也随处可见，比如，壁橱里、门后面、突出式储物柜里，甚至床底下、厨卫的洗涤槽下。但凡可以让人屈身爬进或蜷身藏起的地方，就一定有摄像头的存在。有时你在屋里走动，摄像头的“独眼”如影随形地盯着你。细细的嗡嗡声泄露了一个秘密，此刻，监控组的某人正密切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。就连卫生间也未能幸免，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最少有三个摄像头：天花板上两个，浴盆下一个。这让人如芒在背的目光不仅虎视着公共区域，也潜入了私人房间。当然，别指望他们会有所收敛。自杀，或是用别的方式摧残自己，想都别想，一旦你住到这里，就想都别想。如果你正想要自杀，你真

该看出这一点来。我曾经想自杀。想过吊死自己，在超速行驶的火车前方跳下，在高速公路上掉转车头全速撞向迎面而来的车辆，或者干脆驾车冲出路面。可是我没有勇气，只好任由自己在约定的时间，在我的房子外面，被人拾走。

黄色的乌头花在花坛上盛开了几个星期后，雪花莲也略略开了。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，我早早地生了火。直到我站在大门外的路边等待时，烟囱里还袅袅地飘出一缕透明的烟。一丝风也没有，空气寒冷而清澈。

越野车闪着酒红色的金属光泽，映着日光，缓缓地驶下山坡，穿过小镇，停在我的面前。除了挡风玻璃和前窗，所有车窗都染成了黑色。车子来路不明，又没有标志，看不出所以然来。司机是个女人，穿着黑色的缝制棉夹克。她下了车，冲我点点头，友好地一笑，然后提起我的大手提箱放进后备厢，示意我坐到后排。我系好安全带，把肩包放在膝上，两臂抱住。司机挂了一挡，松开手闸，我们出发了。车里只有两个人。我们都没有说话。

车子开出大约两小时后，隔着漆黑的车窗，即使我瞪大双眼，也很难认得出行车路线，或是弄清楚我到底要被带到哪里。突然，车子一阵俯冲，引擎和轮胎发出的声音变得低沉，与此同时回声响成一片，我们好像进了一条隧道。窗外先是一暗，接着一亮，然后车子停下，引擎熄灭。有人从外面打开后座车门。我看见一张男人的脸和一张女人的脸。女人的脸在笑，嘴巴张着。她说：

“你好，多丽特！欢迎你。”

我下了车，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停车场内，看样子是地下的那种。男人和女人的衬衫都是椴树花一样的绿色，胸前的口袋上都有储备银行的白色标志。这种标志我在几个月前寄到我家的资料袋里见过。男人说他叫迪克，女人说她叫亨丽埃塔。亨丽埃塔补充道：“我们是你的户区勤务员。”

她绕到车后，打开后备厢，提出我的手提箱，向停车场一端的一排电梯走去。停车场内大约停了五十辆车，大多是普通家用车、越野车和迷你巴士，也有几辆救护车。刚才跟他们握手时，我把肩包丢在了地上，迪克捡了起来。这个包里装着我的大部分身家，我宁可自己背着。可迪克执意要背，我不想闹得太僵，就耸耸肩，由他去了。迪克指了指电梯，于是我空着手跟在亨丽埃塔身后，迪克跟在我身后，向电梯走去。

电梯只上了一层。我们出来时，迪克说：“我们现在是在-K1层，地下一层。”

我们穿过一条走廊，墙壁、廊顶和地板都是红色的宽敞走廊，来到另一排电梯前，进了其中一间，上了几层，出来进到一处类似电梯井的地方，两端各有一扇门，看起来像是平常的公寓门。两名公务人员中，迪克手上没拿什么东西，他走上前去，推开一扇标着“H3区”字样的门，为我掌住。我走了进去，房间很普通，很开阔，这样的地方在医院病房或是学生宿舍走廊里常常能看到，其实就是一间休息厅。角落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，红色卷发已微微有些发白，正在读一本杂志。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杯茶，正冒着热气，一闻香味就知道是薄荷

茶。女人笑着抬起头来。

“这是马伊可，”亨利埃塔介绍道，“这是多丽特。”

我咕哝着想说点什么，很可能是一句“你好”，却发现自己口干舌燥。

“我住你隔壁的隔壁，”马伊可说，“有什么事拿不准，或是想找人聊聊，别的事也行，想找个人安静地陪你一会儿，或者随便什么事吧，尽管来找我。几个小时内，我不是在这儿，就是在我房间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马伊可·奥尔松随叫随到。”

“好。”我勉强发出声来。

她看着我，目光沉着，眼睛里布满绿色的斑点。

“不客气，”她说，“千万别以为你会打扰我，在这儿，我们有的是时间彼此相处。”

“好。”我又一次发出声来。觉得总该说点别的，于是我说：“多谢。”

一道走廊从休息室延伸出去，边上有五扇门。第二扇门上写着我的名字。迪克按下门把，推开门，我们进了起居室。

亨利埃塔把我的手提箱放在地上，迪克又把肩包放在手提箱上，然后转向我，温和地说：“需要我们留下来帮忙吗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我的语气有点不够友善。

“那我们不打扰您了，”他说，“别忘了两点钟的迎新会。”

他目光锐利地打量着我，像是要确定我能不能在两点之前收拾妥当。我忍不住轻蔑地“哼”了一声。他们关上门，走了。

于是，我茫然地站在那里。

屋里很暖和，大约有华氏七十度。室内温度这么高，我很

不适应，尤其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。我抖落外套，解开冬靴，褪去毛衣，最后脱掉袜子，这些衣物我都随手丢在地板上堆成一堆，然后赤足站在一旁，望着简单的山毛榉木餐室用具、厚厚的沙发、两把漆成蛋壳白色的扶手椅；房间另一边的凹室里摆着一张桌子。我的左边是厨间，右边是浴室。浴室的旁边是卧室，门开着。我吃了一惊，卧室里竟然有一张双人床。想到这一生中还从未有过一张双人床，我笑了。这时，我第一次听到摄像头轻轻的嗡嗡声。也许是在我的想象中，那小小的黑色眼睛盯着我，镜头向我的脸推近。我下意识地望向一旁。

2

是的，我确曾有过一所房子。当我说我在房子外面被人抬走时，“房子”的意思不是我的家，不是我的居所，而确实是指属于我的一所房子。八年前，我即将四十二岁的时候，虽然收入很低，也不稳定，但还是贷款买下了去看过几次的一小块儿地方。于是，在鲁默勒山和南海岸间空旷无垠的平原上，我拥有了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一座属于自己的花园，我平生的梦想实现了。

可是，我没能及时修缮。天长日久，油漆开始剥落，封檐板和窗框慢慢朽烂，屋顶至少有两处地方漏雨了，整个排水系统也该换新的了。而我的那点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日常开销：木柴费、电费以及其他基本生活费用，贷款利息（还是最低还款额度的利息），再加上保险、各种税费、燃气、我和狗的食物。

我不觉得征收部门拍卖这所房子，能为国库增加多少财政收入，如果他们不加修缮就这么拍卖的话。

虽然我的房子破败不堪，样式老旧，冬天阴冷透风，夏天闷热潮湿，已经不适合居住，可这里毕竟是我的家，我的避难所。在这里，我统管一切，他人无权干涉。在这里，我总是可以安静地工作，我的狗总是可以自在地四处溜达。隔壁没有聒噪的邻居，楼梯井里没有上上下下的脚步声轰响，院子里没有吵闹的小孩子，门外也没有一块公共的地方，可以让一家人扶老携幼、呼朋唤友地坐下来聚会，因此，当我在阳光下小憩时，也不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，好像我不存在似的，在我身边大快朵颐、纵情玩乐。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，这里都给我一种家的感觉。有时候，邻居或是朋友路过，看见我坐在花园里，就走进来聊几句，或是喝一杯咖啡，那么，至少他们是想和我聊天，想跟我一起喝杯咖啡，因为这是我的领地。如果我不得空，或是没心情聊天，我可以明说，客人也只好离开。

我很少请客人离开。我的朋友不多，邻居也没几个。即便有人在我不方便的时候不请自来，无论如何我都会留他们待一会儿。如果你是独自一人生活在农村，你无法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也不能与邻居们失和。事实上，在我看来你不能跟任何一个人失和，如果你是孤家寡人，没有人需要你。因此，每当有人走进我的花园，或是出现在我的门口，我总是友善地表示欢迎。即便那个时候我确实很忙，他们真的打扰了我。

我刚刚搬进来的时候，还很乐观地向往着未来。我依然相信、依然希望还来得及生一个孩子。至少我要开始工作赚钱，

经济上安稳下来，然后找一个伴儿，一个爱我、愿意和我一起生活的人。直到最后的最后，我依然对尼尔斯怀着希望，悲苦而徒劳的希望。

尼尔斯比我小几岁，高大，健壮，精力旺盛。我们有着同样的隐秘渴望，同样的性幻想，在政治上错得同样的无可救药。我们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可是，他跟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。他们有一个孩子，男孩。他从未说过他爱我，“爱”这个词，无论对他还是对我，都艰难到难以启齿。可是他说，他“几乎是爱我的”。这句话他说过很多次，在我听来，这是莫大的安慰。几乎被爱，虽然不是真的被爱，却无限接近被爱。

也许是因为这“几乎的爱情”，距我的五十岁生日只有六个星期时，怀着最后的、至少要为这个日子谋得一点施与的念头，我求他救救我。是的，在那样的绝望中，我真的这么说了。我求他离开那个女人，跟我在一起；我求他，不管他爱不爱我，向政府递交一份书面声明，宣称他爱我。我把这些想法向尼尔斯和盘托出，他极其难过，事实是，他哭了。他裸着身子坐在我的床边，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哭。他坐在那儿，眼里闪着泪光，呜咽着，明显下意识地拉过床单的一角遮住下体，说：

“多丽特，在我心里，你比任何别的女人都重要。你知道的，这不仅是因为身体的吸引。我喜欢你，敬重你，我几乎是爱你的。和你一起生活，与你分享我的生命，我会非常幸福。可是，首先，我希望儿子在父母双全的家庭长大；其次，我无法对你说我爱你，因为我不能说谎。我……我天生就不会说谎。

我不能欺骗你，也不能欺骗政府。我不能把我的名字签在不属实的文件上。这是伪证，我那是在犯罪。这一点你必须明白，多丽特，我……”

他停下来，深吸气，极力抑制激动的情绪，抽噎，用手指揉揉鼻子，然后没了气息、耳语一般地说：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……你知道你……你对我有多重要。我会非常想念你的，我……”

他哭个不停。他抱住我，狠狠地抱住我，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。我没哭。那时没哭。

我哭出来，是在跟我的狗约克道别时。约克是一只丹麦瑞典农场犬，我们相依为命了很多年。它白色的身上有黑褐两色的斑点，褐色的眼睛，耳朵像天鹅绒一样软，一只黑，一只白。我把约克送给了我信任的一个家庭，离我住的地方不远。丽莎、斯特恩和他们的三个孩子。他们有一个小农场，养着马和鸡。他们很喜欢约克。我知道约克也很喜欢他们，它在那儿一定会过得很好。可即便如此，约克毕竟是我的，我也是约克的。你真的可以说我和约克之间存在着爱这种情感，而不必犯伪证罪。而且这种情感是相互的，我确信。可是，狗毕竟是狗，一只狗的依赖与忠诚怎么够呢？将约克留在丽莎和斯特恩家后驱车离去时，我哭了。

相爱和分离，水火不容，世代为仇，永难走在一起，若是被命运强逼到一处，它们需要解释。我无法给约克解释。你怎么可能把这样的事，或是任何事，解释给一只狗听？可尼尔斯呢，为什么他不能和我正常地在一起，为什么他不能让我做一

个有效用^①的女人，至少他可以给我解释，我听得懂。可是，约克怎么会懂得，为什么那天我会抛下它驱车而去，约克怎么会明白，为什么我永远不回来了。如果它还活着。

3

手提箱不算太重。我紧握提柄，甩到桌子上，打开，开始往外清东西。里面几乎全是日常衣物：针织套衫、衬衫、衬裤、节日或是正式场合穿的黑夹克、运动服、帆布鞋、跑步鞋、凉鞋。

收拾行装时，直到最后一刻，我犹豫了再犹豫，还是把我的黑色小礼服、白色女式衬衫、上托式内衣、几双长袜和几双高跟鞋塞进了肩包。我没想过在这儿是否有机会穿它们。估计是没有机会的，可这些东西也占不了多大地方。毕竟都是我的宝贝，每一样都价值不菲，来之不易。我太了解自己了，一旦我的女人心性发作，却不能遂愿，我会无比沮丧。

我背对着天花板上的摄像头，抓起从包里取出来的礼服、裙子和女式衬衫，打开壁橱门，想要挂起来。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这里也有摄像头。它直直地瞪着我，这让我觉得，我是在行窃时被当场抓获。我怒了，冲着那玩意儿一竖中指，狠狠地把衣服挂在衣架上，关上了门。

我带了一些书过来，暂时放在起居室的墙边桌上。我把手

^① 在小说中的瑞典，法律规定，女人到五十岁，男人到六十岁，如果没有孩子，又没有能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工作，就会被判定为无效用人（dispensable），反之，则被判定为有效用人（needed）。

提电脑放在凹室的桌子上，又把心爱的一支钢笔、一个笔记本和一个装着一些照片的信封，放进床边桌子的抽屉里。

信封里的照片，一张是约克的，一张是尼尔斯的，一张是我房子的，一张是我小时候的全家福。这张全家福是用波拉德相机在我父母家的沙发上拍的。父亲母亲在中间。母亲膝上抱着小宝贝奥勒。母亲旁边是艾达和我。爸爸旁边是大哥延斯和大姐西夫，他们俩坐得很近。我们都在笑，艾达和我笑得最欢。这张照片是母亲最好的朋友为我们拍的，那时我八岁。记得我非常喜欢她，她很爱孩子，可是自己没有。那天，她非要用新买的波拉德相机为我们拍一张照片。其实，那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，所以，很庆幸她说服了我们。可惜，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。

如今，我的家人早已远离故土，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飘散。父母很久以前就过世了，如果他们健在，我很可能已经依照法定义务，赡养照顾他们好几年了。艾达、延森和奥勒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，在欧洲别的地方生活、工作。大姐西夫已经不在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她没有孩子，又比我大七岁，所以还活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，如果对这个世界而言，她已经无效用了，那就更是如此了——这点我不太确定。

我清完东西，把手提箱、外套、冬靴放在壁橱的最上面一格，然后从起居室、卧室到浴室，来来回回地走着，先是漫不经心，然后是无休无止，最后是如痴如狂。我拧开水龙头，冲洗厕所，打开抽屉和陈列柜，检查厨房的电器，看看冰箱冰柜是不是开着，制冰机、陶瓷搁架、便利式烤箱、微波炉和水壶

是不是好的。我走进凹室，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。这把椅子很漂亮，由模压木制成，可是不太舒服，没有扶手，椅背不是抵着背的下部，而是背的上部，靠近肩胛骨的地方。经验告诉我，在这种质量的椅子上每天坐着写作几个小时，不出一个星期就会腰酸背痛。不过我相信，如果我申请另换一张，他们会答应。从今以后，真要万事小心，以确保身体无恙。毕竟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我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过去试了试沙发。坐着，躺着，都很舒服。拿起咖啡桌上的遥控器，对着电视随意按了一个按钮。画面很快出现，是某个德国频道的一档脱口秀节目。我按来按去，发现似乎有好多好多的频道，即使我从此与世隔绝，不能寄信，不能发电子邮件，不能发短信，不能打电话，也有整个世界在我眼前。此后对我来说，电话，只限于内线；网络，只能在勤务员或是其他职员的监督下才能登陆。禁止加入聊天论坛，禁止写博客，禁止发布或回应广告，禁止参与问卷调查。

我飞快地翻过五十来个频道，关了电视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伸伸懒腰，然后四下看了看。干点什么呢？瞥了一眼DVD机上的计时器，离两点钟的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。这可不好，我莫名地有些紧张。是因为焦虑还是因为愤怒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如果这儿有一扇窗户，我早已走过去站在窗前眺望。临窗远望总是能让我的心安静下来。可是，没有窗户，任何一面墙上都没有。当我被领进这间房时，很可能已经下意识地觉察到了这点。只是直到现在，这个事实才显得如此骇人。没有窗户，屋里却仍然有日光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光看起来不像是任